

**往事如昨**

# 故乡的铁路，远行的我

臧栋

如今，坐着高铁去旅行，穿越山河明月，览尽一路风光已平常不过。可时间回拨到20年前，我的老家才刚刚通上第一条铁路。田间劳作后，我最喜欢坐在路基上，边休息边听父亲讲述过去的故事。15年前，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就是来烟台求学。再后来，是父亲一次次顶风冒雪、起早贪黑送我去火车站的背影。那一幅幅画面在脑海中如电影回放，记录着那些关于火车、关于父亲的难忘记忆。

## 铁路修到我们村

我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，上高中前一直生活在日照市五莲县的一个小村庄，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孩子们则在牛羊鸡狗的叫声中，吃着煎饼和大饼慢慢地长大。

我上小学时，在镇上初中当老师的大姑父回村说：“我们这里可能要修铁路、跑火车，还要建火车站呢！”闻听此言，小孩子兴奋异常，大人们却不以为然，连条公路都没有的村庄，咋能修铁路呢？

大约是2001年，镇政府号召全镇发展“万亩桑园”，各村各户都种上了桑、养上了蚕，我家也不例外。有一天正在东岭上采桑叶，地头边突然来了辆面包车，车上下来几个年轻小伙子，扛着仪器、拿着标杆从北往南量来量去。父亲问他们干啥，他们说：“为修铁路测量呢！”

第二年，施工队伍真的来了，就在俺村东岭上，从北往南一字摆开，一溜红旗迎风招展，一排大字写着“中铁十二局向五莲人民问好！”从那时起，“大八轮”、挖掘机、碾路机轰轰隆隆、来来回回，沉寂几百年的村庄从未如此热闹过。

放学后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东岭去看修铁路。最爱看爆破的，一袋一袋的炸药跟化肥袋差不多，好几卡车炸药堆满山头，施工单位拉起警戒线，十步一岗看守着。工人们事先用钻孔机打好洞，然后依次埋入炸药和雷管，周围村子的人都来看热闹，可一直等到天黑，就是不炸，大家只好悻悻而归。就在吃了晚饭，正打开电视看山东台《阳光快车道》时，突然感觉门框玻璃哐啷一下，已经上宿的鸡也叫了起来，我爸爸说：“肯定是点炸药了。”

爆破过后，就是挖掘机上阵了，转身、低头、挖土，转身、抬头、倒土，一连串动作如行云流水，真是太让人着迷了！看上一天也不厌倦，甚至忘了写作业。再后来，路基修好、桥梁架好、道砟铺上、钢轨铺上，亲眼见证了“桑田变通途”。铁路一修好几年，那年学校组织徒步拉练，参观高泽铁路大桥和五莲火车站。五莲站真漂亮呀！大广场、小洋楼，咋看咋喜欢，随行给我们拍照的照相馆的师傅也惊呼：“以后拍婚纱照一定来这里取景！”也是通过这次参观我才知道，这条铁路叫“胶新铁路”，从青岛胶州到江苏新沂，是连接胶济铁路、蓝烟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一条重要铁路线……

可能是因为铁路的带动，2004年222省道改线，沿着铁路的方向也从我

们村穿过。如今，偏僻小村早已成了铁路、公路要道，工业园、集贸市场、蔬菜大棚分列公路两侧，村庄面貌今非昔比。乡亲们开玩笑说：“咱村要是再建个飞机场就好了，那就是国际化村庄了！”

## 乘坐火车的日子

2004年的一天，呜呜呜的汽笛声突然响彻田野，火车来啦！村里大部分人从未见过真的火车，当东岭传来汽笛声响时，几乎所有人都跑去看。当时应该是试车阶段，我记得那辆绿皮火车“跑”得，确切地说应该是“走得特别慢，汽笛响个不停，村民都在铁轨两边。

渐渐地，大家对火车习以为常了，有经验的村民甚至总结出了火车时刻表，几点来货车、几点来客车，是去青岛的还是跑烟台的，下广州的还是到菏泽的，说得头头是道，下地干活也不用戴手表了，火车准时得很。我足不出户就知道来没来火车，因为我电视机用的001天线特别灵敏，来火车时信号受影响，电视画面就会扭曲。

2008年9月1日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，我要坐火车去烟台上大学。初秋的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和父亲就到了五莲火车站。等了好久，远处终于传来了火车进站的汽笛声，父亲带着我快步跑到车厢门口。好家伙！因为赶上开学季，我们差点没上去，从车厢到车门，甚至厕所都挤满了人。父亲和我提着行李箱、手提包、水壶……大包小包终于挤了上去。5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我和父亲轮流在行李箱上坐一会儿，上午10点左右，终于到达终点站烟台站。下车后才发现，新买的行李箱的小轮子已经被我们爷俩坐掉了。

从此，寒来暑往十多年，我在火车的来来往往中看见了人间百态，看到了社会的进步，也走过了自己的求学、工作、成家之路。

那时每次坐火车，不是开学季就是放假季，乘客中学生居多。与现在高铁上你不理我我不问你、人人闭目养神的画面不同，绿皮火车上就像联欢晚会一般热闹。年轻的朋友因火车而相会，开始只是同伴之间说说笑笑，没多久就会传来“哎呀，我们是校友！”“哎呀，咱们是老乡！”“你好，能借充电宝用一下吗？”“这位女同学站累了就坐我这里吧！”年轻人之间总有无数种搭讪方式，火车轮子的咔嗒声伴着快乐的说笑声，飞出窗外，飘向田野……

从五莲到烟台，有两列火车，K5018菏泽曹县至烟台，K1160广州至烟台，我坐后者的次数更多一些，也耳闻目睹了一些趣事。首先是语言，列车员多是广东人，身材娇小，在拥挤的车厢中穿梭自如，这是他们的优势，但普通话则是他们的硬伤，广东人说普通话，真是哭笑不得，最搞笑的是“村”“春”不分，每次到了蓝村站、桃村站，广播里总会传来“蓝春到了”“桃春到了”，引得哄堂大笑。不过，车上的闽南音乐非常好听，听着《沉默是金》《偏偏喜欢你》等闽南名曲，看着窗外大好河山，真是一种享受。其次是售

货，K5018是山东省内线路，售货员只有一句台词：“花生瓜子八宝粥、啤酒饮料矿泉水，腿收一下！”而K1160上的广东列车员，总是先来上一二十分钟的脱口秀，各种搞笑段子让你捧腹大笑，这时候才言归正传，推出他要销售的商品，什么陀螺玩具、火车模型、炒股秘籍、南方水果、毛巾袜子、充电宝、数据线，应有尽有。因为有了之前的表演铺垫，所以他们的推销一般都比较成功，我买过几次南方水果，比如杨梅，10块钱一兜，味道不错。

## 父亲送站的背影

火车跑得快，全靠车头带，父亲就是我的火车头、领路人。小时候跟父亲在田间采桑叶，累了就爬到高高的铁路路基上休息，他抽烟，我看光景。他说，他从小就喜欢闻柴油、汽油的味道，火车跑过的油烟味也爱闻。可能是遗传的原因，我也挺喜欢这几种味道。父亲小时候的故事，就是他坐在铁道上给我讲的。

上大学后，每次坐火车都是父亲送我到火车站，无论白天黑夜，还是风里雨里。以前K5018早晨4点多发车，两三点钟就得起来；K1160夜里11点发车，晚上9点多钟就得出发，后来终于调整到白天发车。有一次天降大雨，父亲用塑料薄膜把拖拉机的车斗罩起来，我在里面坐着，他在前面开车，衣服都淋透了。清晨4点多赶到火车站，被告知南方铁路塌方，火车来不了了，我们只好又冒雨赶到县城坐汽车。到五莲老汽车站的时候，刚好赶上最后一班车，我急忙上车找座位。一会儿父亲在车外敲了一下车窗，我打开车窗，父亲将两个热腾腾的火烧递给我。我看着他浑身湿透、慢慢消失的身影，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，朱自清描写的父亲，不就是我的父亲吗？

2012年，我大学毕业，留在了烟台，父亲母亲甚是高兴。我一直邀请他们来烟台看看，他们却说我刚参加工作，不能给我添麻烦。直到2014年秋天，父亲母亲才坐着火车来到我工作的地方，单位领导得知后设宴款待，当了一辈子农民的父亲坐在了大客的位置上，他既高兴又紧张。为了不给儿子丢面子，不管谁敬的酒都一饮而尽，那是我见他喝得最多的一次，酩酊大醉！

天有不测风云，2015年，倔强的父亲直到身体已经支撑不住才到县医院检查，医生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我这里……接下来几个月，我陪着父亲来烟台、去济南、进北京，恨不得把华佗从历史书上请出来给父亲看一看。看着我着急的样子，父亲安慰我说：“去济南和北京坐的动车太快了，还是去烟台的绿皮车好，慢悠悠的，还能欣赏风景。”

父亲走了，8年来，我把母亲接到了烟台，自己安了家、娶了媳妇、有了孩子，回五莲老家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了，偶尔回去也是自己驾车，绿皮火车时代已经成为历史。然而，那些关于火车、关于父亲的记忆却一直都在，火车轮子的咔嗒声，永远连着我的故乡五莲，连着我的第二故乡烟台。



# 四爹续修家谱

赖玉华

风翻起页面，忧伤便弥漫在空气中，记忆开始发酵。每一次打开《赖氏家谱》，总不由得想起已故的四爹，他的话犹在耳畔：“我作为赖氏十六世传人，有责任续修家谱，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灵魂；我的根在大陆、在福山东北关，故乡永远是我的根、我的魂。”

1989年，四爹终于踏上了回大陆探亲之路。跨越台湾海峡，踏上离开40多年的故乡土地，回到魂牵梦绕的福山东北关，四爹的眼里噙满了热泪，他跪在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大声说：“不孝子孙终于回家了！”

四爹是我父亲大伯家的老四，1948年10月，国民党败退时被掳去了台湾。四爹去台湾时，我父亲才两岁。村里的老人说，当年四爹是村里的高才生，毛笔书法杠杠的，各方面都相当出色，在学校还是风云人物。

看到老家这一大家子，四爹甭提有多高兴了，他久久地拥抱着兄弟们，老泪纵横。在场的人无不感动，我的眼泪也在眼眶里直打转。四爹还受到台湾众多朋友的委托，分别前往各地，看望了朋友的家人。此次回大陆探亲，四爹来去匆匆，临走时要了父辈们及我们晚辈的生日时辰，说回台湾要续写《赖氏家谱》。

转眼到了1992年，四爹和四妈再次踏上回大陆探亲的路途，他带着厚厚的《赖氏家谱》归来了，并向我们陈述东北关赖姓的由来。原来，明朝洪武年间，赖姓始祖赖德由福建省汀州府长汀县西关迁至福山城定居，四世祖赖世濡迁居东北关，从此赖氏家族在这里开枝散叶。

四爹为了寻找早年的《赖氏家谱》费了很多周折，后来打听到有人收藏有一本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刊印的《福山赖氏家谱》印刷本，他立刻上门求助。为续写家谱，他查阅考证了很多资料，费尽心血，才有了今天相对完整的家谱。

从四爹编修的《赖氏家谱》可以看出，家族中大多数人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但普通人未必没有信仰，富贵者未必就有气节。比如，在福山革命英烈名录中，就记载有东北关赖氏十七世赖声璞、赖声友两位烈士的名字。赖声璞生前的部队为福山县独立营，1948年10月牺牲；赖声友生前为战士，1950年8月在宾川县鸡足山拈花寺牺牲。家谱上还有一个大财主赖芳圃不得不提。他最早进入商界，1934年又进入政界，一度兼并土地达2000亩，在烟台、青岛、济南、大连、天津、哈尔滨、上海等地开工厂、钱庄、商号达170多家，最终却做了可耻的汉奸，后被撕票。

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首诗，四爹常常提及，“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”。说到动情处，四爹的眼眸总是闪着泪光，我想，对族人的深情、对故乡的热爱是他续修家谱的初心，也是最大的动力。